

许俊选

金牛奇传



本



I247.5
98:1

许俊选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金牛 奇传



Z072488

047115

内容提要

金牛是龙潭寺珍藏的宝物，被长工大胆儿无意中捡到。地主刘湘庭，伪警长刘忠，还有住在当地的王爷为了得到它，各施计谋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。大胆儿被害得家破人亡。大胆儿的妻子——猎户的女儿莲子立志报仇。后来在山林中遇到了来此地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十二支队，她和父亲都参加了八路军。十二支队巧妙地利用了“夺取金牛”这一事件，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，争取了王府，初步开创了这一带团结抗日的新局面。

这部长篇小说以金牛贯穿始终，情节曲折紧凑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富有传奇色彩。

金 牛 奇 传

许俊选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0.125印张 218千字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7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402 定价 1.18元

0.1481
1:80



JIN NIU
QIZHUAN



目 次

引 子	· · · · ·	1
第 一 章	金牛出世 · · · · ·	9
第 二 章	甜言蜜语 · · · · ·	28
第 三 章	荡妇狠夫 · · · · ·	48
第 四 章	疑神疑鬼 · · · · ·	66
第 五 章	替龙换凤 · · · · ·	80
第 六 章	落井投石 · · · · ·	95
第 七 章	立志报仇 · · · · ·	108
第 八 章	初露锋芒 · · · · ·	127
第 九 章	将计就计 · · · · ·	139
第 十 章	紧急关头 · · · · ·	153
第十一章	灾祸横生 · · · · ·	170
第十二章	山野茫茫 · · · · ·	185
第十三章	节外生枝 · · · · ·	205
第十四章	阴谋暗算 · · · · ·	217
第十五章	勾心斗角 · · · · ·	229
第十六章	仇人相聚 · · · · ·	245
第十七章	兼程突袭 · · · · ·	266
第十八章	智擒群匪 · · · · ·	281
第十九章	孤注一掷 · · · · ·	294
第二十章	直捣敌巢 · · · · ·	309
尾 声	· · · · ·	319

引 子

正是金秋时节，天高气爽。刘家营的庄稼人正忙着打场碾谷，忽然从南山传来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：

“老虎把大胆儿啣跑了！”

“快去南山救人哪！！”

传出这消息的是刘湘庭家的羊倌小赖子。他刚从山上跑下来，衣服滥缕，脚腿流血，气喘吁吁，神色惊恐，一边哭，一边喊。声音颤抖，又尖又细。真是晴天霹雳，把整个刘家营给震动了。在场上干活的长工们赶忙丢下活计，扛起铁杈、木棍，有的回家拿了土铳长矛，纷纷朝山上跑去。

这时，在一株大椿树下的井台上，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少妇正在提水。这少妇头顶一条印花毛巾，鸭蛋脸儿不胖不瘦。穿着虽然破旧，却十分干净整齐。一看那模样，就知道是一个俊巧能干的小媳妇。她名叫莲子，和大胆儿结婚还不到一年，怀着身孕，已上了大月。她正在吃力地从井中往上提水，一听到这消息，立时两眼一黑，双手一松，水桶掉进井里，她也仆嗵栽倒在井边，两只胳膊垂在井口，只差一点儿，身子没掉进去。

原来中午吃饭时，小赖子从南山放羊回来，说他看到一只挺稀罕的野物，肥肥胖胖，长着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这话引

起了长工们的兴趣，都围上来问他：“小赖子，你看清了，那东西到底有多大？”

小赖子比比划划地说：“哈，少说也有半大狗儿那么大。在阳坡大褶子上，中间隔着野猪沟，倒是看不太清。老远看着那毛色可好啦，说黄不黄，说黑不黑，太阳一晃还闪闪发亮呢！”

“噢，可能是个野狸子吧？”

小赖子摇了摇头：“不象。”

“再不就是獾子？”

“也许是狐狸。”

赖子还是摇着头，说：“都不象。”

小赖子的话，被上房东家婆白玉花听见了，便把小赖子叫到了上房，仔细盘问了一番，不禁喜出望外。

“嗯，”白玉花眉开眼笑地说：“我要给警察署刘署长送点礼，正愁着没个新鲜东西呢。今儿个下晌放你半天工，你领着大胆儿去南山上，想啥法儿也要把那个野物给我打回来。我看看，皮毛要是能拿得出手，就省得我张罗别的东西啦。要多加小心！打的时候别把皮毛撕扯坏了。”

小赖子和大胆儿俩人是大朋友。大胆儿做什么累活，小赖子圈上羊就帮他干；小赖子的衣服破了，大胆儿就让莲子给他缝补。俩人领了东家婆的旨意，商量了一下，便分头准备武器。小赖子有个自造的二尺来长、大拇指粗、装铁砂打鸟玩儿的小火炮，他把它装上一捏子火药，扣上引火帽，装上一捏铁砂，背在了肩上。

大胆儿会杀猪，有一把尺把长的杀猪刀。他回到小屋，找了个小木杆，砍巴砍巴按在杀猪刀的把儿上。俩人便兴致

勃勃地奔向了南山。

刘家营虽在山边上，出门就是山，可是到野猪沟还要翻过几道梁，离营子有七、八里路呢。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，紧爬快登，恨不得一时赶到，生怕去晚了，那野物挪了地方，扑了空，回去还得看东家婆的冷脸子。

约摸走了半个来时辰，已经接近了野猪沟阳坡的大褶子。小赖子摆了一下手，他们俯下身来，趴在地下，一个端平了小火炮，一个伸直了杀猪刀，屏声息气地向褶子上张望起来。他们这个动作，倒不是为了安全，隐蔽自己，只是怕闹出响动，把那野物惊跑了。

他们伏在草丛里，咕咚咕咚咽着唾沫，撒目了好一阵子，面前只有大褶子上下的怪石耸立，一阵阵秋风吹过，只见发黄的蒿草来回摆动，什么野物也没见到。

“别是早就挪窝了吧？”大胆儿疑惑地小声唧咕着。

“说不定。”小赖子也有点儿泄气了，瞪着眼儿说：“我上午看见的时候，它就在这褶子顶上走动，后来好象卧下了。没人惊动，怎么就跑了呢？”

俩人又伏了一会儿，都觉着没啥指望了，便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。他们活动了一下手脚，转身四下撒目着。

“嗨，真不运气，白跑了一趟……”

大胆儿一句话没说完，只听轰隆隆雷鸣般一声巨响，一阵腥风袭来，二人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一转身，只见从一块大青石后面，猛然站起了一个身大如牛、头大如斗的斑斓猛虎，张着血盆大口吼叫了一声。

“啊，老虎……”二人惊叫了一声，立时吓得呆愣住了。

这只老虎把一条粗壮的前腿在一块石头上唰唰搔了两下，石头上火星直冒，划出几道深深的白印子。它傲慢地摆动着身后那条又粗又长的大尾巴，两只凶恶的围着血丝的大眼睛象两只金色的圆灯笼，闪了几闪，也有些意外地瞪视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两个人。既没有一点退缩的意思，也没有做出马上向他们扑来的动作。

“哎呀，这，咋办？”小赖子吓傻了，跑又不敢跑，动又不敢动。

“快打！”大胆儿不愧是大胆儿，他哪里知道老虎的厉害，竟然喝令小赖子开“枪”：“快，你打呀，打呀！”

“卟嗒”一声，小赖子把小火炮搂响了。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，小赖子那小小的火炮，就象孩子们玩的洋火枪一般，不仅没伤老虎一根虎毛，反而把它激怒了。那老虎心想：“你们这两个家伙，真是不知好歹，竟敢在我面前逞能，岂不是找死！”它把头轻轻一甩，高高昂起，又长啸了一声，顿时回声四起，草木纷飞。它把身子往后一压，盯着不知所措的小赖子，火爆爆的眼珠子一转，将两只前爪竖起，直向小赖子扑来。小赖子吓得“呜哇”一声，将小火炮一扔，抱着头倒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吓晕过去了。这一打滚儿，倒使老虎扑了个空。大胆儿不等那老虎转过身来，举起杀猪刀，用力向前朝虎腓上一捅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刀杆断了。他正在发怔的当儿，那老虎用尾巴一剪，“啪——”把他打翻在地。大胆儿一阵晕眩，忙起身捡起一块石头，正想向老虎回击，不料那老虎张牙舞爪，一声吼叫，又向他扑来，两个毛茸茸的大爪子眼看要搭在他的头上，他见投石不及，便丢了石头，把牙一咬，低头躲过两个前爪，猛地钻进了老虎的肚腹

底下，两手一伸，紧紧抱住了老虎的前身，两腿也同时漂住了它的后腰。那老虎一见这个不怕死的人竟敢抱住了它的身子，暴跳如雷，它扭过脑袋，张开利口，正要把大胆儿撕扯下来一口吞下，“叭！”突然耳边一声枪响，把它震住了。它敏锐地感觉到，已有人在向它瞄准，它的生命在受到威胁，忙带着大胆儿朝山下窜去。

这时，有一位老猎人紧追不放，也朝山下奔去。这位老猎人六十开外，身材高大，步履矫健。身背一把青锋宝剑，手持一杆双管猎枪。他姓石，人称老石头，本是石莲子的父亲，大胆儿的老丈人。他久居山林，以打猎为生。不仅有一身好武艺，还练得一双好腿脚，攀石越沟，行走如飞。因此，人又叫他“石脚飞”。因那老虎身上坠着大胆儿，行走不便，刚到山下，便被老石头追赶上了。

那只斑烂猛虎刚刚站定身子，回头一望，啊，老猎人的双管猎枪已瞄准了它头正中的“王”字。它咆哮如雷，旋身一跃，向老猎人扑来。老猎人怕伤了虎腹下的人，没有开枪，他灵巧地就地一滚，正好看见虎腹下漂着的人，正是大胆儿。

“大胆儿，松开，快松开！”老人为了便于开枪，喊大胆儿松手。

大胆儿却象粘在虎腹上一样，随虎翻跃，一动不动。

虎扑了空，沉雷般地吼了一声，又调转头来。这时虎威大减，已有些惶惶之状。

人在虎腹下，虎身在跃动，开枪不便。趁虎扑空的机会，老人从背后哧楞抽出了青锋宝剑。这时虎又跃身扑来，老人没做正面攻击，仍是灵巧地就地一滚，让过虎头，腾身跃起，一剑朝虎尾剁去，“刷！”把一条扶摇翻搅的虎尾齐根削掉

了——作为一个久居山林的猎人，深知虎尾剪动的厉害。虎尾赛钢鞭，削掉了虎尾，不仅消除了它后部的威风，而且也减弱了它前扑的力量。

那虎疼痛难忍，猛地又发出一声阴森凄厉的狂吼，张着血盆大口，调头再向老石头扑来。老人这次没有伏地翻滚，而是侧身一闪，乘着那虎前爪悬空的机会，一剑横削过去，把虎的左前腿齐膝砍断，只连接着一点皮没有掉下来。当虎身落地的时候，由于一侧失去支持，踉跄了一下翻倒了。老人就势向它颈部猛刺一剑，深深地插了进去，那虎嘶哑低沉地呻吟了一下，便再也不动了。

老石头忙把虎搁翻，见大胆儿还是死死抱住虎身不放。

“大胆儿！大胆儿！”

老石头连叫几声，不见答应。先把他双腿拉下来，再一看双手，已经入了扣，指甲都抠出血来了。老人端相了一下，见大胆儿脸上已是血肉模糊，摸了摸胸口，觉得还有气儿，这才慢慢地逐个把他的手指松开，把人抱下来，平放在地上。老人长出了一口气，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坐在一旁抽起了旱烟。

再说小赖子在山上醒来，爬起身揉了揉眼睛，一看不见了老虎，也不见了大胆儿。又找了找地上，也没有发现血迹和碎衣片儿，便认定是老虎把大胆儿衔跑了。赶忙下山朝村里跑来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家。村里的群众跑到山上，呐喊着，呼唤着，终于在山下的树林边很快找到了大胆儿。见那只斑烂猛虎已被老石头打死，无不惊叹。人们七手八脚，忙抬着老虎和受伤的大胆儿朝村里走去。

刚进村子，就见一位女人披头散发，发疯一般朝大胆儿

跑来。一见大胆儿浑身血肉模糊，便扑上前去痛哭失声。

老石头见是自己的女儿莲子，不禁心伤。劝慰她说：“孩子，不用难过了。几天前我就在山上发现了老虎的踪迹，格外留着小心，不想今日正碰上了它。该着大胆儿不死，快把他送回家好好养息养息。照顾好你自己的身子要紧。”

莲子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都是东家婆害了他，非要他上山捉什么野物。”

那东家婆白玉花一听说大胆儿在山上遇虎的消息，吓了一跳。大胆儿去山上打野物是她派去的，万一叫老虎吃了，石莲子问她要人，她怎么办？她正在家中坐卧不安，忽然小伙伙跑来说，老虎已被老石头打死抬回来了。真是喜从天降，慌忙去拉了老东家刘湘庭筋斗趔趄地往外跑。心想，这老虎身上里里外外都是宝，得赶紧弄回家来，可不能让外人抢了去。

他俩来到村头，果见有一只斑斓猛虎躺在地上，好家伙，这么大，象只大牛犊子一般。忙吩咐几个伙计往刘家大院里抬。

老石头心里本来就有气，一看这情景，这气就更不打一处来了。

“刘东家，请等一等！”他紧走几步，把腿一叉拦住了东家夫妇，说：“请问东家，这大胆儿是你家什么人？”

“啊——”刘湘庭一见这位威风凛凛的打虎猎人，不禁后退了半步，强作笑脸地说：“他是我一个叔伯兄弟，没爹没妈，从小在我家干活吃饭——这些事你老是知道的。”

“刘东家，你只知抬虎，这儿还躺着一个人，你为何连看也不看？！”

刘湘庭忙转身走到大胆儿跟前瞥了一眼，一见大胆儿浑身是血，昏迷不醒，故作吃惊的样子：“啊，我这兄弟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
白玉花也忙搭上了腔：“莲子，你和老人家先把大胆儿兄弟送回家，停会儿我就派人给他请先生。”

莲子满腹火气，正没处发泄，一听这话，上前抓住白玉花的胳膊，一使劲儿，白玉花“哎哟”一声，跌坐在地上。石莲子怒视着她，质问道：“你说，是谁叫他上山打虎的？”

白玉花慌了，忙说：“是我让他去的，原说是打一个小东西，没想到竟碰上了老虎。”

“这虎是谁打的？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你们见了死老虎比亲爹还亲，却把这受伤的活人扔到这儿，你们还算人不算？！”

“不，”刘湘庭赶忙解释，“把虎送到家，我们一会儿就来，就来。”说着，上前拉起白玉花，催着抬虎的人忙向家里跑去。

这时，众人议论纷纷，无不表示愤慨。

“呸！”老石头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心里叹道：“这山上的老虎好打，人间的虎狼难除啊！”

第一章 金牛出世

“腊八”的早晨，刘家大院上房的刘湘庭和白玉花两口子，吃着黄米掺大枣、栗子煮的腊八粥；院外场园屋的大胆儿和莲子两口子，还没有下锅的米。俩人正在相对发愁。院里的东家婆白玉花撂下饭碗，站在上房门口，又骂起“空”来：“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要饭吃也该换个大门儿了！凭着个人，赖在人家门前不出殃，非得等人拔锅……”

“你听听——这就是你那好哥哥、好嫂子！”莲子拖着个双身子，艰难地从小炕上挪到地下，狠劲儿咬了咬嘴唇，说：“咱们走！出去冻死饿死，落个耳边清静！”

“到哪里去？老人家在山上只有一个马架屋；咱们眼看就是三个人了，那马架屋能装得下？到别处——”大胆儿蹲在地下，两手捂着脸，伤心的泪水从手指缝里挤了出来，向莲子央求似地说：“你眼下就要……这冷冬数九的，大人咋忍着都行，可是孩子……”

一提到快要出生的孩子，莲子的心就象针扎似的难受。心想，是啊，已交“三九”，正是“腊七腊八，冻死俩仨”的时候，甭说到外头，就在这屋里，孩子也够活的。这屋，叫的是个屋，到处窟窿眼睛的，八下透风。两个大人在屋里冻得直打战，夜里还得起来弄火烤；这孩子要生下来，还不

得活活冻死！可是好歹还算是个屋，马上离开这里，冰天雪地，哪里能有立足之处啊！她想到这儿，咬了咬牙，心里骂道：“蛇蝎胆，马蜂针，再毒毒不过财主心。老爹常说，宁与兽禽相伴，不与财主为邻。此话果然有理！”

俩人又都坐在炕边上，怒眉对着苦脸，一时无言，心里都在恨骂着院里刘湘庭、白玉花两口子的狠毒无情。

大胆儿自从打虎受伤，一连卧了两个半月的炕，后来虽然能下地了，可是终究落了个腰疼病，左腿也有点不敢着硬，重活不能干了。

刘湘庭见大胆儿这样，很丧气，觉着缺少了一个很能为他出力干活的人。

东家婆白玉花想得更多：大胆儿不顶用了，莲子又要生孩子——原来是一对不花钱的长工，眼瞅着就要成了白吃饭的三张嘴，她哪能容得？便一再催促刘湘庭，说：“放明白点，赶紧打发，免得将来闹成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！”

刘湘庭一想也是。一个残废人，再拖累上老婆孩子，终究是个麻烦。就在前天，他手里托着二十块钱，进了大胆儿和莲子住的小屋，坐在炕边儿上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们两口子都在这儿，当哥哥的今天有句话要和你们说！”他叹了口气，满腹感慨地说，“自从叔父死后，大胆儿从小跟着我，我屎一把尿一把地总算把你拉扯大了，也给你成了家，总算对得起死去的叔叔了！现在呢，你们都能挣饭吃了，我这里有二十块钱，你们拿去，或是先做个小本生意，或者干点别的什么，凭你们出去闯荡去吧！”说着把二十块钱放在了炕边儿上。

“哥哥！”大胆儿听了一愣怔，忙说：“你这是说的哪

里话？你别看我有病，我敢说，不要紧，再养些日子，我就能干活儿……”

刘湘庭皱了皱眉，生气地说：“就凭你这不会说话，也该出去经试经试！——难道这是当哥哥的看你有病，往外撵你吗？我刘湘庭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？就因为你的病不要紧，才叫你出去闯荡闯荡。为人一世，吃人现成饭，多咋也不见出息。你们就去吧，混好了，当哥哥的看着也好。”

大胆儿急了，说：“你看，现在我还没好利落，莲子呢，眼下又要坐月子。这冷冬数九的，你让我们往哪去？”

刘湘庭说：“不是当哥哥的立逼你们走，你们住的这个场园屋，我就要拆了，明春在这个地方要新盖五间门房。这样，院子才成四门斗——我也替你们想了，你们暂时可先到你岳父家去，冬天和他老人家一起打打猎，多少能有点进项，到明年开春就好说了。”

再不通气的烟囱也有冒火的时候，大胆儿这时也来气了，手指着炕边的二十块钱，粗声大气地嚷着说：“我给你干了这么多年，就给这二十块钱，够啥用？”

刘湘庭还真拿出了当哥哥的派头，不着急，不上火，还是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话就看怎么说了，你说你给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嫌二十块钱少；我说我养活了你这么多年，白搭的钱还没数呢！——不管怎么说，当哥哥的今儿个就是要将你一军，这对你将来也许有好处。你哥哥这份家业咋来的？你们可能也知道个大概。那时候，我孤身一人，慢说二十块钱，两块钱谁给过我？你哥哥不就是拼着命闯出来的吗！人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能看出本领，看出志气。我再多给你们几个钱，马上也不是拿不出，可我就怕你们光知道依赖我，倒

没了志气。”

大胆儿气得捂着脸哭了。

刘湘庭以为莲子一定得说点啥，可她尽管怒容满面，却一言不发。于是他便下了炕，边往外走着边说：“话就说到这，从今日起，你们自己找饭吃；三两天之内，把这个小屋给我腾出来就行了。”

刘湘庭还没迈出小屋，莲子把二十块钱拿起来，“哗唧”一声顺窗抛出去了。

在莲子来说，离开刘家大院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不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以被逐的方式离开，她很替大胆儿气恼、不平。大胆儿在他大院里干了这么多年，甭说是叔伯兄弟，就是两姓旁人，也没这么打发的。再说，大胆儿为啥受的伤？要讲理，有一百句话问着他。但她想到事已至此，既不想赖衣求食，也不想从他大院再争点什么，尽管刘湘庭满嘴不仁，她知道吵也无益，所以一言没发。

眼下，院里东家婆骂着直撵，外面地冻天寒，就算先挨着不走，可这屋里清锅冷灶，要吃没吃，要烧没烧，眼看就要生孩子，这生活可怎么朝前过啊！——小两口象被推进了一个死胡同。

两人在炕边上对坐无言，无情的冷风顺着窗隙门缝直往小屋里钻，冻得俩人不住地打着冷战。

“我去上山打柴！”大胆儿站起来说：“先预备点烧的，到时候也好把屋子烧得热烘点。”

“不行！”莲子赶忙制止他说，“天这么冷，你又有病，还是我去吧！”说着也站了起来。

“我死了也不能让你去，你那身子能登山？”大胆儿把